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

曾纪鑫



鼓浪屿郑成功石雕像

郑成功以其 39 岁的短暂生命抗击清廷、转战东南，开发厦门、通洋裕国，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真可谓英气勃发、壮怀激烈、风云叱咤，那力挽狂澜、抗御外敌、开辟荆榛的丰功伟绩，着实令人回肠荡气。

郑成功，祖籍福建南安石井，明朝天启四年（1624 年）出生，父亲郑芝龙是受朝廷招安的海盗首领，母亲田川氏是一名日本女子。郑成功七岁前跟随母亲住在日本平户，之后被郑芝龙将他们母子二人接回中国，安顿在老家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父亲为他聘请了一名专职老师，教他读书习字，希望儿子换一种方式，远离海盗武装，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1644 年，郑成功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南都南京国学（国子监），成为一名监生，拜大学问家、南都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他的人生道路与未来前途，似乎正依照父亲的设计与安排，日益变成现实。然而，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早已拉开序幕，正愈来愈烈地在中华大地上演，所有生活在东方这块古老国土上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

1644 年，是中国古代历史具有关键转折性质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李自成攻占北京，随着崇祯皇帝的自缢身亡，明廷朱姓王朝走完了 276 年的漫长历程；这一年，满族八旗入关，清脆的铁蹄声成为老百姓可怕的战争梦魇；这一年，福王朱由崧从江北辗转来到明廷南都南京，

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1645年6月，清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弘光政权仅存活了短短一年时间即土崩瓦解。

清军继续南进，汉人的地盘愈来愈小，而反清烽火却越燃越烈。朱元璋的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受到诸多将领拥戴，在福州称帝，建立南明隆武政权。隆武帝没有自己的军队，所倚仗的主要是郑芝龙、郑鸿逵兄弟的军事力量。为拉拢重兵在握的郑芝龙尽力效命，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平虏侯，不久晋升为平国公加太师。

1645年8月，郑芝龙带长子郑成功拜见皇上。隆武帝见郑成功长得英俊非凡，气宇轩昂，问了好几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十分赞赏，拍着他的肩膀道：“难得的人才呵，可惜我没有女儿，不然的话，就招你为驸马了。你可一定要尽忠朱家，不忘故国啊！”隆武帝说着，当即赐予国姓，将他的原名改为成功，任御营中军都督之职，在礼仪规格上与驸马相同。面对隆武帝亲自赐姓改名、封官晋爵这莫大的殊荣，郑成功不由得感激万分，发誓效忠新君，为重振明朝竭忠尽力。

然而，面对清军的大肆入侵，父亲郑芝龙为了保全实力，保住苦心经营的财富，却在清廷征南大将军罗托的利诱下，下令闽军全部南撤，并带五百兵士前往福州受降。

是随父亲降清，还是举起抗清义旗？郑成功选择了后者。除报答隆武帝的知遇之恩外，母亲田川氏在南安石井

惨遭清军士兵蹂躏，“被淫缢死”，也坚定了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意志与决心。于是，他脱下一直穿在身上的儒服，带往南安孔庙烧毁，对着孔子牌位，痛哭失声地跪拜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从读书习学的儒生到征战沙场的武将，郑成功所经历的，不仅仅是角色之间的转换，更是一场从外表到内心、从性格到行动的艰难转型。

1647年年初，郑成功将募集的军队从广东南澳带到厦门鼓浪屿，大会文武群臣，举行誓师仪式，升起“背父报国”大旗，正式走上武装抗清的道路。独撑东南困局的历史性命运，就这样落在了年仅23岁的郑成功身上。

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抗清基地，不断地扩充兵源、扩展地盘，甚至一度北伐南京，威震大江南北。然而，随着其他抗清力量的失败，郑成功面临的局势愈加艰难，据守金门、厦门，与清军周旋的余地十分有限。而欲图恢复大业，仅仅偏安于弹丸小岛，更是难上加难。于是，郑成功不得不跳出金门、厦门两岛，将目光投向自古以来就属中华领土，却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了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进行战略转移。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一日，郑成功亲率文武官员、将士在金门料罗海滨祭江，正式誓师，东征台湾。

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一生的不朽功

绩，被人们长期称颂的并非那矢志不移的抗清功业，而是收复台湾、统一祖国、开辟荆榛的伟大壮举。

郑军打败荷军收复台湾，并非后人想象得那么轻而易举，毕竟，荷军是一支有着大炮、枪械、舰艇等近代武器装备的队伍。郑成功出师前对战争的酷烈早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将自己所有能打硬仗的将领几乎全部带走，只留少数部队驻守金门、厦门，大有一种破釜沉舟、“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战事进行得相当艰巨而漫长，荷军头目揆一以守军及援军共约三千兵员的力量与郑成功亲自率领的三万多将士抗衡对垒达九个月后，才在断水绝粮、重重围困之下，迫不得已派人谈判，签订 18 条相当宽大的投降条款，带着 500 多人高举白旗走出城堡，退出台湾，鼓轮而去。

面对回归祖国怀抱的山河故土，郑成功热血沸腾，感慨万千，不由得再次挥毫泼墨，赋诗疾书：“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仅只四个多月，便身染重疾，于 1662 年 6 月 23 日与世长辞，年仅 39 岁。一颗闪烁的流星划过漫漫夜空，照亮了沉寂的黑暗。遗憾的是，这迸发而出的灼灼光华转瞬即逝。

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影响，不仅早已超越了当年反清复明的目的，更有着深

刻的现实意义。

自 1640 年开始，郑芝龙就控制了东南沿海一带。郑成功在接管父亲的军事大权，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后，实际影响更为扩大。他以国际航路上最重要的中转口岸——厦门作为大本营，向北反清复明，影响深入内陆，威震中国中部和南部；面向海洋则辐射到东海、南海的大部分辽阔水域，受到远东诸国的敬畏，主宰着一个没有边界的“海上王国”，成为欧洲殖民扩张主义的真正障碍。

就当时实际情形而言，国内几大军事势力正忙于相互间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根本无暇顾及海洋权属；日本迫于无奈撤出海洋，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于是，以荷兰人为首的欧洲殖民者基本窃据了东南海商的传统航路，唯一能够与之对抗的，只有郑成功领导的武装势力。如果 1662 年郑成功没有将台湾从荷兰人手中收回，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台湾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岛屿，它是中国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的一处落脚点、一个中转站与一块重要的基地。失去台湾，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被封闭在由日本列岛、冲绳群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等一长串东亚岛链组成的狭窄水域内，局限于东亚地区。

郑成功死后，郑氏武装集团依然存在，仍强有力地控制着东南亚海上贸易。台湾，成为清政府完全统一中国的最后一个障碍。直到 1683 年施琅率领清军攻入，郑克塽投降，郑氏武装集团才告覆亡。

郑成功逝世，郑氏武装集团瓦解，清廷虽然征服了金门、厦门、台湾，占据了郑成功的地盘，但他们并未将影响扩展到郑氏武装集团控制的辽阔海域，而是着眼于脚下与陆地，采取向内转的封闭政策。于是，西方殖民者再次乘虚而入，东亚诸国的厄运就此来到，成为欧洲列强的囊中之物与蹂躏对象。

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将郑氏集团，将郑成功的活动放在更为复杂、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洞见那深藏背后的意义与影响。郑成功之死与郑氏集团灭亡，也就意味着远东诸国确保政治、经济、地理完整的最后一道屏障消失，意味着东南亚人民保卫家园、免遭外敌入侵与剥削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

郑成功在台湾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除收复台湾主权外，还积极从事政治与经济建设，大力开发台湾，尽量消除殖民痕迹：以大陆模式建立政权，设置县、府、镇等政权机构；注重农业生产，寓兵于农，实行屯垦；减少税收，发展贸易，通洋裕国……

在团结台湾高山族、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郑成功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称道。他设宴款待前来迎附的高山族头目，严禁军队滋扰，抚慰高山族各村社。他与部下何斌、杨英、马信等人深入新港、肖垅、麻豆、目加溜湾等高山族聚居之地探访，赠送烟草、布帛、衣帽。秋收时节，户官杨英在南社考察时，看到土民用手一穗一穗地采

拔禾稻，不知使用镰刀、锄头、斧头等农具，不懂犁耙牛耕。郑成功听了他的汇报，决定给高山族各村社送去耕牛及铁制农具，选派有经验的汉人传授生产技艺，并推广种植甘蔗、苧麻等经济作物。不久，他又在高山族各村社设立乡塾，传播汉族文化。在郑成功的帮助下，高山族很快接受了汉人的先进技术，落后的生产面貌得到改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台湾现住人口中约 80% 为闽南人，他们是当年东征台湾的 25000 名郑军以及随后在郑成功的号召下，从福建泉州、漳州，广东潮州、惠州等地东渡台湾垦荒的移民后裔。郑成功收复台湾，带去了大陆先进的制度与文化，成为引导台湾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使得台湾与大陆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信仰相似，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同种同源、不可分割，为两岸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郑成功对厦门的开发，也是功不可没。

郑成功驻军厦门前，四面环海的厦门岛还是相当落后农耕、渔猎古村落。当郑成功将厦门作为一处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后，便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建立系统的政治军事机构，从内贸、外贸、铸币、军火、造船等五个方面开始大力着手对厦门的开发与建设。

郑成功在厦门、金门两地常驻军队 20 万。为维持庞大兵员的正常运转，他在京师、苏州、杭州、山东等地开设五大商贸组织，将外地的丝绸、匹缎、杉桅、桐油、铁

器、硝磺以及粮油等物运回厦门，满足军需民用；他充分发挥厦门良港的有利优势进行海外贸易，准许西班牙、荷兰、英国商人在厦门设行经商，输出丝绸、瓷器、药材、茶叶，特别是茶叶贸易，经荷兰等商人传播到欧美各国，使得厦门成为海上茶叶之路的“第一输出口岸”；郑成功从海外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胡椒、苏木、象牙、鱼皮、海味、药材、铜、锡等。早在鸦片战争惨败清廷迫不得已将厦门辟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的200年前，厦门就已是一处相当开放的对外通商港口，基督教、天主教、洋楼、钢琴等西方宗教、建筑、音乐自那时起就纷纷涌入厦门。

为适应“通洋”与战争需要，郑成功采用西法在厦门自铸银币，大力发展军火业，“督造军器、藤牌、战被、火箭、火筒、火罐等项”，成为创建厦门工业、手工业的鼻祖。

郑成功与厦门，二者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厦门是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根据地，是他一生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托，厦门成就了郑成功的基业。没有厦门，就不会有郑成功北伐南京、东取台湾的伟大壮举。而厦门也离不开郑成功的锻造，郑成功的重要活动有力地改写了厦门的历史，使得一个海岛渔村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

郑成功在厦门活动的十多年时间里，留下了一处处珍贵的历史遗迹，有郑成功读书处，郑成功杀郑联处，国姓

井，延平故垒，水操台遗址，郑成功驻军要地嘉兴寨遗址、集美寨遗址、高崎寨遗址，郑成功演武练兵的演武场，训练水师的演武池……走在厦门的大街小巷，虽然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市声的喧嚣嘈杂，然而，不经意间的一处古迹，或是一块石刻、一个地名，就会将我们拉回郑成功当年驻军厦门的历史，眼前幻化出一队队威武雄壮的郑军水师，一幕幕壮怀激烈的厮杀场面，一声声撼人心魄的悲壮呐喊……郑成功和手下的骁勇兵士，曾将生命的能量几乎全部融进了厦门岛的每一块岩石、每一寸土地。300多年来，郑成功的英雄业绩、高尚品质、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受到大家的推崇、热爱与敬仰。